

御纂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七

性理六

仁

或問誠是渾然不動。仁是此理流出否。曰。自性言之。仁亦未是流出。但其生動之理。包得四者。而此心。得此生意。以有生。然後有禮智義信。以先後言之。則仁爲先。以大小言之。則仁爲大。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。是如何。聖賢說仁處最多。那

邊如彼說。這邊如此說。文義各不同。看得箇意思。定了。將聖賢星散說體看。處處皆是這意思。初不相背。始得。集注說愛之理。心之德。愛是惻隱。惻隱是情。其理則謂之仁。心之德。德又只是愛。謂之心之德。却是愛之本柄。人之所以爲人。其理則天地之理。其氣則天地之氣。理無迹不可見。故於氣觀之。要識仁之意思。是一箇渾然溫和不氣。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。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。今只就人身已上看。有這意思。是如何。纔有這意思。便自恁。

地好。便不恁地乾燥。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。都只是這意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。克去己私以復於禮。自然都是這意思。這不是待人旋安排。自是合下都是這箇渾全流行物事。此意思纔無私意閒隔。便自見得人與己一。物與己一。公道自流行。須是如此看。孔門弟子所問。都只是問做工夫。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。各各自理會得了。今却是這箇未曾理會得。如何說要做工夫。且如程先生云。偏言則一事。專言則包四者。上云四德之元。猶五

常之仁。恰似有一箇小小底仁。有一箇大大底仁。偏言則一事。是小小底仁。只做得仁之一事。專言則包四者。是大大底仁。又是包得禮義智底。若如此說。是有兩樣仁。不知仁只是一箇。雖是偏言。那許多道理。也都在裏面。雖是專言。那許多道理。也都在裏面。致道云。如春是生物之時。已包得夏長。秋成冬藏意思在。曰。春是生物之時。到夏秋冬也。只是這氣流注去。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。到夏便是結裏定了。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。賀孫曰。

如溫和之氣。固是見得仁。若就包四者意思看。便自然有節文。自然得宜。自然明辨。曰然。仁流行到那田地時。義處便成義。禮智處便成禮智。且如萬物收藏。何嘗休了。都有生意在裏面。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。種著便生。不是死物。所以名之曰仁。見得都是生意。如春是生物。夏是生物之盛。秋是生意漸漸收斂。冬是生意收藏。又曰。春夏是行進去。秋冬是退後去。正如人呵氣。呵出時便熱。吸入時便冷。

百行萬善。固是都合著力。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。百行萬善。總於五常。五常又總於仁。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。求仁只是主敬。求放心。若能如此。道理便在這裏。

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。曰。且要存得此心。不爲私欲所勝。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。不可隨物流去。須要緊緊守著。若常存得此心。應事接物。雖不中不遠。思慮紛擾於中。都是不能存此心。此心不存。合視處也不知視。合聽處也不知聽。或問莫在於敬否。

曰。敬。非別是一事。常喚醒此心。便是。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。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。又曰。仁雖似有剛直意。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。但出來發用時。有許多般。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。方成仁之事。及至事定。三者各退。仁仍舊溫和。緣是他本性如此。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。却謂都是仁之本意。則非也。春本溫和。故能生物。所以說仁爲春。或曰。存得此心。卽便是仁。曰。此句甚好。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。不合於心者勿爲。却又從義上去了。

不干仁事。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。義人路也。便
見得仁義之別。蓋仁是此心之德。才存得此心。卽
無不仁。如說克己復禮。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。此
心常存耳。未說到行處也。纔說合於心者行之。便
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。然義之所以能行。却是仁
之用處。學者須是此心常存。方能審度事理而行。
其所當行也。此孔孟之學。所以必以求仁爲先。蓋
此是萬理之原。萬事之本。且要先識認得。先存養
得。方有下手立脚處耳。

耳之德聰。目之德明。心之德仁。且將這意去思量。體認。○將愛之理。在自家心上。自體認思量。便見得仁。○仁是箇溫和柔軟底物事。老子說柔弱者生之徒。堅强者死之徒。見得自是。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。藹乎若春陽之溫。汎乎若醴酒之醇。此是形容仁底意思。○當來得於天者。只是箇仁。所以爲心之全體。却自仁中分四界子。一界子上是仁之仁。一界子是仁之義。一界子是仁之禮。一界子是仁之智。一箇物事。四脚撐在裏面。惟仁兼統之。

心裏只有此四物。萬物萬事皆自此出。○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曉。春生夏長。秋收冬藏。雖分四時。然生意未嘗不貫。縱雪霜之慘。亦是生意。○以生字說仁。生自是上一節事。當來天地生我底意。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。○試自看一箇物。堅硬如頑石。成甚物事。此便是不仁。○試自看溫和柔軟時。如何此所以孝弟爲仁之本。若如頑石。更下種不得。俗說硬心腸。可以見硬心腸如何。可以與他說話。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。都是兩意。惻是初頭子。隱。

是痛。羞是羞己之惡。惡是惡人之惡。辭在我。遜在彼。是非自分明。○才仁便生出禮。所以仁配春。禮配夏。義是裁制。到得智便了。所以配秋。配冬。○旣認得仁如此分明。到得做工夫。須是克己復禮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方是做工夫處。

周明作問仁曰。聖賢說話。有說自然道理處。如仁人心是也。有說做工夫處。如克己復禮是也。

熟底是仁。生底是恕。自然底是仁。勉強底是恕。無計

較無覩。當底是仁。有計較有覩。當底是恕。

前輩教人求仁。只說是淵深溫粹。義理飽足。

仁是愛底道理。公是仁底道理。故公則仁。仁則愛。

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爲仁。曰。謂私欲去後。仁之體見。

則可。謂私欲去後。便爲仁。則不可。譬如日月之光。

雲霧蔽之。固是不見。若謂雲霧去。則便指爲日月。

亦不可。如水亦然。沙石雜之。固非水之本然。然沙

石去後。自有所謂水者。不可便謂無沙無石爲水

也。

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。曰。謂之無私欲然後仁。則可。
謂無私便是仁。則不可。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。
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。方叔曰。與天地萬物爲
一體是仁。曰。無私是仁之前事。與天地萬物爲一
體。是仁之後事。惟無私然後仁。惟仁然後與天地
萬物爲一體。要在二者之間識得。畢竟仁是甚模樣。欲曉得
仁名義。須并義禮智三字看。欲真箇見得仁底模
樣。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。今人說仁。如糖皆
不知甜是甚滋味。聖人都不說破。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。

矣。

仁字說得廣處。是全體。惻隱慈愛底。是說他本相。仁是根。惻隱是萌芽。親親仁民愛物。便是推廣到枝葉處。

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。以愛字言仁。如何。曰。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。便相似說禪。問龜山却推惻隱二字。曰。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。云云。說亦太寬。問此還是仁之體否。曰。此不是仁之體。却是仁之量。仁者固能覺。謂覺爲仁不可。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。

謂萬物爲一爲仁。亦不可。譬如說屋。不論屋是木。做柱。竹做壁。却只說屋如此大。容得許多物。如萬物爲一。只是說得仁之量。

因舉禪語是說得量邊事云云。

問程門以知覺言仁。克齋記乃不取。何也。曰。仁離愛不得。上蔡諸公。不把愛做仁。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。仁是性。愛是情。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。若當初有人會問。必說道愛是仁之情。仁是愛之性。如此方分曉。惜門人只領那意。便專以知覺言之。於愛之說。若將免焉。遂蹉過仁地位去說。將仁更

無安頓處。見孺子匍匐將入井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這處見得親切。聖賢言仁。皆從這處說。又問知覺亦有生意。曰。固是。將知覺說來。冷了。覺在知上。却多。只些小搭在仁邊。仁是和底意。然添一句。又成一重。須自看得。便都理會得。

湖南學者說仁。舊來都是深空說出一片。頃見王日休解孟子云。麒麟者。獅子也。仁本是惻隱溫厚底物事。却被他們說得擡虛打險。瞞眉努眼。却似說麒麟做獅子。有吞吐百獸之狀。蓋自知覺之說起。